



宋書
十二



U 8
1735
98



1735
98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 齡石弟
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温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温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温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冲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參冲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死冲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畝
贈與一人

魏川電鳳圖
氏書和南甫

人才儻劣齡石使舅臥於廳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
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
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卽死初爲殿中將
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爲建
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
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
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
阻郡縣畏憚不敢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
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
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
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
清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

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
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
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
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
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
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
太守劉鐘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
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
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侈其計今以大衆自外
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

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兼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卽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

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

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
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
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
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
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
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
石亦果銳善騎乘雖自出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右將軍以
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
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
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
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
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

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
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
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黃門郎鵝青
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
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
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
虜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
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
士事畢使豎一白牀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
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
轅上虜見營陣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
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

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齋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蕃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

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修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

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暎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取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此肩人

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威內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修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

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卽本號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成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值二十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坂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頤因墜坂遂爲佛佛所禽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

沒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爲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韞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亦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傳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爲虜所侵

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
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
祇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
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
侍韶生弘之少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
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
與仄兒子彬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
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
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
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州刺史徵陽
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
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

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
入僞上洛太守缺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
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
姚弘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徃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
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
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
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
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又破
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壞獲賊三百
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領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
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阻遠屈疆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季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終

西漢書卷四十八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鐘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爲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

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
陵城卽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彪夫等輕舟奔始興
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
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距戰二十餘
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
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
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
曰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慮循稔惡一紀據有全
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
廟筭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邁至遂奄定南
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殲蕩滌
之功實庸爲大往年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卽其本號

庶令忠勲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
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
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
奈何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
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
婁縣戰箭中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
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
以應城及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
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
旣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
驤將軍蘭陵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

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曷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瘡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

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溼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

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卽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州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宗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據閉戶柵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

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於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詵逕平

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
龍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
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
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過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
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復
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
置佐吏荊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
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
三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
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
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

創至餘姚阿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
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
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
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
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
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
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
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
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
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
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
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年

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為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左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終

魏州中鳳圖
氏唐周南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

魏州中鳳圖
氏唐周南

潘退而謂仝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
玄自夏口襲仲堪潘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仝生果以附從及禍
藩轉參太尉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
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
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
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余乃復見王叔治桑落
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旣迫不
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員外
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
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
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旣至卽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
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烏大如鷲蒼黑色飛入

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
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
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
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
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
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
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卽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
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
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
少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旣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
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羗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
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

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
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
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平城虜騎數重藩及超
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
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
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滂賊大相聚結
以爲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
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爲遊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
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
時年六十二謚曰壯侯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
嗣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爲臧質寧遠參

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
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
群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
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
太守景世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竝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
徙者竝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爲高祖所知高祖
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
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
旣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卽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
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弟
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

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卽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產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澗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還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臯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庸縣男食邑五百戶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便弓馬膂力絕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出並莫敢追因夜

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勲臣子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轉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旣被委任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一年春索虜託拔燾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燾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竝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暮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暮等敗

歸虜引大衆南度南平王鐸在壽陽上慮爲虜所圍召康祖速反
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
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
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
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
軍尋至亦何患乎乃結軍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
虜填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厲將士
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大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
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爲
虜生禽託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
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
獨進手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

衆以寡殲殄大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
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傳國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畧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慕
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
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竝以
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
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
爲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
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
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
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
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落遊魂自然奔退

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鑊三重斷河欲以絕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鑊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竝全留戍靡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

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碣磔先據委粟津虜壯道雋與僞尚書伏連來援碣磔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誑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卽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兗土既定徵爲遊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

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
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
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
之斬獲及投水死畧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
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
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
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
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
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
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
之慮東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

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
其移逕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東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
祖已卽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
州刺史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遊擊將軍俄遷大司馬
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
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關
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
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
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
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
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
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督

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芷多聚斂賄貨克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閔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閔與弟殿中將軍閔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臯見原閔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閔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谷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謩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謩舊部曲諸

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謩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克直衛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遊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雒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

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據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旣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泐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

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仍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日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泐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

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顛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遊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劬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

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稽侯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

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終

西川中鳳
氏圖南

宋書卷五十一

西川中鳳
氏圖南

列傳第十一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索虜託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畧盡高祖鎮京口進道

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溫祚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竝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朔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減先封戶邑

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雒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蹤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畧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

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刀達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狔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二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輶輶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太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旣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

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畧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勲思遵今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義欣嗣

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疆鎮時淮西江北長吏悉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右右土墉民踈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緩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粲頓闕願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苟陂良

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渾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績嗣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瑾弟祗字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秘書郎爲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

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
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
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
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
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
宣城之勲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
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
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
鄙如此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鑒員外散騎侍
郎蚤卒鑒弟勳字彥蘇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勳弟
顯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
追贈右將軍顯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

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
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
歷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
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孝侯覬嗣官至太子
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
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
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
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
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
澧縣侯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
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幃上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
乃知襲子旻嗣昇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

秘書郎弟寔太子舍人並早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弟義宗幼
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
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
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
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
篇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
二十二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
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
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彥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
越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
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
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秘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後廢帝卽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
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選元
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
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
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君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
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
故順帝卽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
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
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
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懼騷動擾不自安再饋後便自丹陽郡車

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
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
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
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
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頡檐湖見禽與二
子承侯並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
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
十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遐字彥道亦奉
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
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
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既
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

殺母其頑駮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
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
死焉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封
興安縣侯黃門郎秘書監左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
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
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
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
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
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
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儻有大志高祖奇之

與謀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西走江陵留郭鈴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旣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峭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

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宣郭鈴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

走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偽雒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雒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瑄征蜀不克道

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雒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

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失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竒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太薄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

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益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內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二十人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高祖受命贈大司

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
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
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勲經國之
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
明至德淵邈叡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
討則克剪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某人無固志王神
暮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漢勲高微管
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廕特隆豐恩
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西夏思
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
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錢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
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

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
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
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
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並如
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秘書
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如故時有民黃初
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
海外雖遇市朝鬪不及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舍枕戈義
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
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
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
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

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持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

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群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群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訓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祇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昔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水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污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

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
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卽本
號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
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
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
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
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
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
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
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
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

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螾
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詩人於
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
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
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
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
夷貉懷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紆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
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
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
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
廬邊城偃榜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西爵克羅外囿阿統綦組
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旣有慙

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
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
禾六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
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追而
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
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儻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
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睇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
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
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
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

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
俗文教也殊華逋羯束頽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
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
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
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
建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
鳴玉鸞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
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
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
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
其旨爲文多鄙言累旬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
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

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遊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

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卽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兗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

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
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荊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
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統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
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
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
節置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
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
王義宣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
坐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
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遷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

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
前廢帝卽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
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卽位以爲侍中特進
右光祿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
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
杖後廢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遵考無才
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
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
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
莊爲之誄遵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
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終

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祿如故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畧
未盡一算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
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覽群才揚盛策
一舉磔勅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
終惜矣哉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終

西川中鳳
氏書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西川中鳳
氏書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淮
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
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
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
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

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章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暨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躋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彫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

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畧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

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屬簡惠之政
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彫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
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
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卽州府十
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
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
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
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
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
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
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雒鄉

侯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
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
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
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
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
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
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
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
眷士感知已實思報荅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
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
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
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

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矜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

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寧思弘外畧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畧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

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卽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徃矣奈何當復奈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稭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

惡率軍襲殺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眾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錄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靈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尪而憎述

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尪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懼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群賢以盡彌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

見謝道見未嘗足道見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

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文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衛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

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卽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松隧緬惟微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水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爲治之要道致化之

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溱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旣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閎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

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
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峻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兼井之
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
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
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稽
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
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
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
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
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
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
並贖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

詔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
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負
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與國日
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單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黔首
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
閩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照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荆
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
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
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
露晞南寇埃埽朝風載躡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
詠孤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
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禳於井絡誅叛柔遠

今也其時卽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懸率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峽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于陽不能自安於庸蕪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加盧循疆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群克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

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奧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讎之戮斂樞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曠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

項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貞子長子顓別有傳少子覲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卒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並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會祖哀晉太傅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卽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

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卽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瀉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遙以劄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

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岑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絀廣武將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參軍瀾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僞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

於吳興道東出並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謚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荆

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成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離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

尚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並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携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殺世祖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界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爲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爲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謚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主以

淵有才表為嫡嗣淵昇明末為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
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終

晉川中鳳
氏蘭庭南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子惠連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為
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
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
史並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
拜服闋為何無忌鎮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為寇覆沒
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

晉川中鳳
氏蘭庭南

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
度勅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
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
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
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爲錄事
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諮議參
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
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三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
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
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
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

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
茂度弟劭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
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
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
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
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
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
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
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
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真元嘉十
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

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

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卽夜徹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

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原可謂雖在縲繼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薜芥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

番程會旣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耕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無騫民業期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逕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吳郡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卽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

反叛復以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
吳興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
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
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鎮
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
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
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興沈攸之以重
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旣至士卒
離散永狠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
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
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
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
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
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
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
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
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
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
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故元徽二年
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
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
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

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鄆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

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

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並驚歎焉
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
二卽以爲贈子冲遠太宗鎮姑熟爲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
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
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
獨與抗禮時論偉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民有績
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炳之旣未到府疑於
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
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
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
成在無外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且令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

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旣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
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
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
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
之爲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後
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內史濬不之任除
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
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
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
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

宋書五十三
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廐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

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克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敵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旣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慙旣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

之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群情豈了
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
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
菟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
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
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
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
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
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
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
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紘紘不悉可
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

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
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
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
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
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
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
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
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
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
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
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

德願見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為主簿卽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
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
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
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閒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旣乏賈生應對
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
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
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
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
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
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
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

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
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宄管今之枉直明白
灼然而叡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
聖世邪臣昔啓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
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
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豐如山榮
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
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
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
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克遠
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
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

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錄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

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郤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慍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郤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役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

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
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剋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
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
卽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
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
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閭室未嘗有
惰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
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
郝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
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事皆諮
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

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
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
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
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
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
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
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
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竟無逃亡者
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
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
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
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

治體不拘文法闊畧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
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
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克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
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
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
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
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二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
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
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
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

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壑中得古冢爲
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
見竒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旣早亡且輕薄多尤累
故官位不顯無子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敞驃騎諮議參軍
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
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
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
昶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
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史入爲侍中大
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
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

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終

西川屯鳳崗
氏圖印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吏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瞻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

西川屯鳳崗
氏圖印

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卽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卽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修飾學校計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

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

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克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郗顯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竝遠既安之民忍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賈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靈

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愨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

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
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
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
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
俱板爲參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
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
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
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
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與
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
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

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之
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
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
謂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堪能坐陵
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
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
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
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
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
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
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

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
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
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討廟野多
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
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卽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
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
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
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諡曰定子子
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
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
禪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
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基而何尚之亦雅

好基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
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基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
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
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
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
不奉爍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
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爲政
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
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
與時施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爍爐種養竹木雜果
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鱮鯿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

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閒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直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

昱與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界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豐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拱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畧廣州事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竝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

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勅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世祖踐祚除東海王曄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成

彭城本僉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克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旣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淮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思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

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克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成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季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益由於此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終

西川中圖

宋書卷五十五

西川中圖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亮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

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
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
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
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淮陽秋考
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
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
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
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
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

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
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
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
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
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
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
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
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
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
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
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

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

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

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齋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養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季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季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湛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湛之弟疑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

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子夤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員外散騎侍郎妻燾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
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
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
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
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
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
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
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
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
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
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
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諮議參

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
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
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
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
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
集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
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灾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
興政化而降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
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虚心匪
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旣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
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
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

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
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群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
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
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
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
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獻欵永初
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
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
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
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
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荅禮問百餘條用於今

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
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
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
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
事中尚書僕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爲錄事參軍尋轉尚書
祠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
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
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
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
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
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

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基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

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克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

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克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崑鄙蒞浪伏用竦報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茂籟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暨啟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

目究山川之險情實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熹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魏

魏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暉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

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
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
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
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
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
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
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
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
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
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遂卒
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

父奐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
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寺共遊戲使瞻
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
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
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
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爲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
感瞻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主簿中
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
不就徐羊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
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大夫琳之
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

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克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克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克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

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因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

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
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
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
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
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
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
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
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
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
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
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
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

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孟有銘
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
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
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
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
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
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
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
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
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
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

用襲封之印奔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寶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武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

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勲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兩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待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又曰

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日七月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

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鬪凶勢斬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譎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克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壁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湯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

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觀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終

魏川中圖書
氏書印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蔡廓

子興宗

魏川中圖書
氏書印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

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飈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領兖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

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

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
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荅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
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
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
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
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克
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克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
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
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
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
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
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

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
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
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
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
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
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
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
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
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
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
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
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選事

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

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賜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

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轉遊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在直請急詣郎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

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聞啟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卽若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故事悉見從出爲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

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

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令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群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秘書監臣或自表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鴛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祿不計戶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

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達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覬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凌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

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
辨覈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
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
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
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
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
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
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
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
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
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卽復
回改爲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

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
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秘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
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
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爲矛楯
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
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
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
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
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
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
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
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

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

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卽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如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

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

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啟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眾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馬車從道

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項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遊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

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與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卽安所莅

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疊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

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啟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故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

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發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脩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謙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彘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

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未卒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終

魏川宅鳳崗
氏書印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魏川宅鳳崗
氏書印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

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
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
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
袁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
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
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
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
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
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
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
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
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
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
繼父於弘微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
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
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
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措意今可依常
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
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
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
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
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慝衆心
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

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宜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勑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琊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

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專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卽位爲黃門侍郎

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
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
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
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
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
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
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
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
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矐好臧否人物矐每言論弘微常以它
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
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
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

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
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
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
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
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
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廩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
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
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曰謝氏
累世財產克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
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
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

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
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
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
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
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
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謚司徒球少與惠
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
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
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
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
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

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
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
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
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
陳解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行深
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
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
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
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荅
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
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
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

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
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
索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群臣詔見多不卽前卑踈者或至數十日
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
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奐爲後
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荅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荅曰倩
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
微當之矣

